

寻找龚稚玉老师

吴攸承 76届 瞿德霖 66届



旧事忘不了，旧人更记得。下面讲的搜寻龚稚玉老师的故事就是如此。不记得何时聊起，我们俩有过共同的一位班主任。《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束修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和母）。

德霖63年进校，龚稚玉老师1962年刚从大学毕业，第二年任中一（8）班的班主任。真年轻，很善良，很和气。教我们语文课，普通话要求很高，上课一丝不苟。我们第八班和其他同级比，可能比较捣蛋比较乱的，功课好和差起落很大，大部分都贪玩。龚老师以身作则，带大家做每星期的清洁教室，唱歌，还家访每个同学。想想当时做个班主任也不容易。记得李楚材校长常来我们班听龚老师的语文课。后来大家离开学校，只听说龚老师远嫁北京。

龚老师不但是攸承中学四年的班主任，而且在毕业分配时，她对当时的工宣队拍着桌子，硬是把攸承分去了仪表局上无四厂的技校。在那个时代，这决不亚于今天顶着风险推荐一个学生免试去清华！正是由于她的坚持，攸承才在电子行业里一干35年。攸承道：弟子不才，成不了比尔·盖茨，但无论如何，也要当面致谢。

那是零九年初，攸承所在的公司决定在北京建立子公司，他成了理所当然的业余负责人。当他把公司安顿好，交给秘书的唯一一件私事就是找到龚老师。只知道龚老师为了家庭团聚，80年左右去了北京四中。龚老师退休前是北京重点中学-四中的高级教师、教务主任。2010年的北京语文高考状元就出在北京四中。由此也能看到龚老师的业务水准。攸承到北京后，先给北京四中打了两次电话，对方均称我校没有龚稚玉老师，但也不马上挂断电话，并追问攸承是谁。但无论攸承如何解释，就是不给攸承答案。记得她先生姓强，是北京一所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攸承只能给他们公司在北京办事处的秘书李小姐下任务了：龚姓不多，强姓更少，如此这般，必须完成。好在中国的秘书给老板干私事比干正事要卖力好几倍，攸承刚回美国李小姐就有好消息了。龚老师的大学同学李昌海先生网上发了一个北京记忆的帖子，其中提到了去北京看望同学龚稚玉并丈夫强先生。李小姐给李先生写Email，一来一去，攸承就有了龚老师的电话和地址。同时也把李先生的帖子转发给了北美校友和上海负责校友活动的蒋衍老师。好几个回邮除了代为问好外，还有如下评论：“龚老师是我校最漂亮，普通话讲得最好的女老师！”

下面是攸承拜访龚老师：

“我九月一日到北京，就给龚老师打电话。由于饭店里的冷气对龚老师身体不好，只能约了晚饭后去看她。等堵车堵到潘家园已近晚上八点了。龚老师一开门就对说‘你又长高了！’惊讶之后，我总觉得做老师的有特异功能：教了成百上千的学生，三十多年后居然还能认出，并且叫出大部分学生的名字。如果说我是事先打了电话的，她有准备，但在当我向她转告北美校友的问候时，一提起瞿德霖学长也在她，龚老师马上说：‘他个子不高，爸爸是海军。’就不得不佩服了。当然，如今德霖高大魁梧，一定是中学毕业后长个儿了！”

龚老师除了腿脚不便，多带了一付眼镜，变化不大，精神非常好。少了一分英姿，更像一位慈母。我给她带去了北美同学的问候，也给她带了《钟声》。我们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没能把三十几年的故事讲完，但也足够回味的了。她再三叮嘱，国内人事险恶，千万小心。负责技术，少负责人事。现在回想起来，她的话真是千真万确。”

德霖很纳闷，龚老师如何能在这么多弟子中能记得家父航海，想来想去，可能是家母托辞，再三将管不好儿子推在其父常年不在家。

下面是德霖拜访龚老师：

“09年十月金秋，我到北京，根据攸承学弟提供的电话地址，和龚老师联系上去看望她。我心里很激动，人说上小学学写字算数，入中学学做人。龚老师是我们学做人的启蒙老师啊，她的善良，淡定，学识，都给我们以后几十年做人奠定基础。和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龚老师辛苦一辈子，已经退休。承蒙老师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船长，说我是大嗓门。我们聊过去，过去的每一个同学她都记得，无论是捣蛋的还是守纪律的，无论是功课好的还是需要补考补课的。我们谈现在，所知道的各位同学的经历遭遇。

龚老师家居普通简单，老师行走有点不便，我看着这位退休已久的老师，脑中出现的却是63年她做班主任和教学语文时的年轻身影。人的一生多快，40多年竟然敢于一闪而过。合影后分别时，我告诉龚老师，所有的同学都想念她惦记她，我一定会再去看望她。”

说起来，攸承和德霖年龄相差10岁，但是我们在为钟声做点事，在寻找龚老师，在和母校联络事宜的过程中，自有意同寻常的默契，原因大概就是我们都是位育人吧。

摘自“钟声”第十七期《上海，北京，纽约》